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二百至二百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陳　林

謄録監生臣陳琴高

唐書卷一百九十八

宋端明殿學士　宋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儒學下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幼授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瀕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尚幼讀書若不聞衆異之尤精禮司馬史記擢明經第累除國子

博士遷司業兼修文館學士中宗將南郊詔定儀典時祝欽明郭山惲建言皇后為亞獻無量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固爭以為郊祀國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圜丘不以地配唯始祖為主亦不以妣配故后不得與又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是后不應助祭又内宰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瑶爵祭天無祼知此乃宗廟祭耳巾車内司服掌后六服與五路無后祭天之服與路是后不助祭天也惟漢

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享事末代黷神事不經見不可為
法時左僕射韋巨源佐欽明故無量議格以母老解官
玄宗為太子復拜國子司業兼侍讀譔翼善記以進厚
被禮荅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樹義博敏而辯進
銀青光祿大夫錫予蕃渥及即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
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解詔州刺史薛瑩弔祭賜物加
等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栢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恐犯
吾塋樹耶自是羣鹿馴擾不復棖觸無量為終身不御

其肉喪除名復故官以耆老隨仗聽絛行又為設腰轝許乘入殿中頻上書陳得失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壞姚崇建言廟本苻堅故殿不宜罷行無量鄙其言以為不足聽乃上䟽曰王者隂盛陽微則先祖見變令後宫非御幸者宜悉出之以應變異舉畯良擯奢靡輕賦慎刑納諫争察謟諛繼絶世則天人和會災異訖息帝是崇語車駕遂東無量又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徧羣神漢孝景祠黄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髙祖過

親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冢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詔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東都收敘唐初逮令功臣世絕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帝納其言即詔無量祠堯平陽宋璟祠舜蒲坂蘇頲祠禹安邑在所刺史參獻又求武德以來勲臣苗裔紹續其封初內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宮中甲乙叢倒無量建請繕

録補第以廣祕籍天子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部彚整比無量為之使因表聞喜尉盧僎江夏尉陸去泰左監門率府胄曹參軍王擇從武陟尉徐楚璧分部讐定衛尉設次光禄給食又詔祕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更相檢讐采天下遺書以益闕文不數年四庫完治帝詔羣臣觀書賜無量等帛有差無量又言貞觀御書皆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辱請與宰相聯名跋尾不從帝西還從書麗正殿更以脩書學士為麗正殿直學士

比京官預朝會復詔無量就麗正纂續前功皇太子及
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獻帝帝曰朕知之
矣乃選郗常亨郭謙光潘元祚等為太子諸王侍讀七
年太子齒胄於學詔無量升坐講勸百官觀禮厚賚賜
卒年七十五病困語人以麗正書未畢為恨帝聞悼痛
詔宰相曰無量朕師令其永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
尚書謚曰文椉事官給所譔述百餘篇没後有於書殿
得講史記至言十二篇上之帝歎息以絹五百匹賜其

家始無量與馬懷素為侍讀後祕書少監康子原國子博士侯行果亦踐其選雖賞賚亟加而禮遇衰矣陸去泰歷左右補闕内供奉王擇從京兆人終汜水令徐楚璧初應制舉三登甲科開元時為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帝屬文多令視草終中書侍郎東海縣子在中書省久是時李林甫用事或言計議多所參助後更名安貞

元澹字行冲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少孤養於外祖司農卿韋機及長博學尤通故訓及進士第累遷

通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景雲中授太常少卿行冲以系出拓拔恨史無編年乃譔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約學者尚之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繼馬之象魏收以晉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馬姓以著石符行冲謂昭成皇帝名犍繼晉受命獨此可以當之有

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絃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開元初罷太子詹事出為岐州刺史兼關內按察使自以書生非彈治才固辭入為右散騎常侍東都副留守嗣彭王子志譾坐讐人告變考訊自誣株蔓四十人行冲察其枉列奏見原四遷大理卿不樂法家固謝所居官改左散騎常侍封常山縣公充使檢校集賢再遷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先是馬懷素譔書志褚無量

校麗正四部書業未卒相次物故詔行冲并代之玄宗自註孝經詔行冲為疏立于學官以老罷麗正校書事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于經帝命行冲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乃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采獲刋綴為五十篇上于官於是右丞相張説建言戴聖所録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擿類相比有如鈔綴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為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出行冲意諸儒

間已因著論自辯名曰釋疑曰客問主人小戴之學康成之注魏氏乃有刋易二經孰優主人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為傳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傳鉤黨獄起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挐之典雖存探究咨謀靡所具鄭志者百有餘科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肅因之或多攻詆而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條例支分箴石間起增革百篇魏氏病羣言之冗脞采衆說之精簡刋正芟礱書畢以聞太宗嘉賞錄賜儲貳陛下纂業宜

所循襲乃制諸儒甄分舊義豈悟章句之士堅持昔言擯壓不申疑於知新果於仍故客曰當局稱迷旁觀必審何所為疑而不申列答曰改易章句是有五難漢孔安國注古文尚書族兄臧與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也浮學守株衆非非正自古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獨智為譴一也昔孔季産專古學有孔扶者與俗浮沈每誡産曰今朝廷率章句內學君獨修古義古義非章句內學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

世君其殆哉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誚讓諸博士皆忿恨龔勝時為光禄大夫見歆議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詆歆改亂前志非毀先帝所立歆懼出為五原太守以君賓之學公仲之博猶廹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三也王肅規鄭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詆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融推處是非而肅酬對疲於歲時四也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

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舜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二篇王邵曰魏晉浮華古道湮替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爲章句唯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愼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然則鄭服之外皆讐矣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道之行廢必有其時者歟何遽速近名之嫌邪俄丙致仕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獻

陳貞節潁川人開元初為右拾遺初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吏卒四時祠官進饗貞節以為非是上言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猶親盡而毀四太子廟皆別祖無功於人而園祠時薦有司守衛與列帝侔金奏登歌所以頌功德詩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詠非度邪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四廟欲何名乎請罷卒吏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禮典古者別子為祖故有大小宗若謂祀未可絕宜許所

後子孫奉之詔有司博議駕部員外郎裴子餘曰四太子皆先帝冢嗣列聖念懿屬而為之享春秋書晉世子曰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歆非類君祀無乃戾乎此有廟也魯定公元年立煬宮煬伯禽子季氏遠祖尚不為限況天子篤親親以及旁朞誰不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廟皆天子睦親繼絕也逝者錫蘋蘩猶生者之開茅土古封建子弟詎皆有功生無所議死乃援禮停祠人具謂何隱於上伯祖也服緦

章懷伯父也服朞懿德節愍堂昆弟也服大功親未盡廟不可廢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於是四陵廟惟減吏卒半它如舊遷太常博士玄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并升馮貞節奏言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大姒之德宜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歌小吕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閟宫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宫於外以歲時致

享肅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别廟時享如儀於是

留主儀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官屬貞節又與博士蘇獻

上言睿宗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說兄弟不相為後故殷

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

元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為别廟

又言兄弟共世昭穆位同則毀二廟有天下者從禰而

上事七廟尊者所統廣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毀祖

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為别廟大祫則合

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祼獻永序詔可乃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為第七室五年太廟壞天子舍神主太極殿營新廟素服避正寢三日不朝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乃正月太廟毀此躋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今皆違之魯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說曰僖雖閔兄嘗為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乎莊公薨

閔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況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
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陵夷墮周公之祀太廟
令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
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令弟先兄祭昔太室
壞令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簒國孝和中
興有功令內主別祠不得立於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
棄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
鯀周不先不窋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之也況

中興邪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毁陷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於亂臣謂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理下同魯晉哉帝異其言詔有司復議貞節獻與博士馮宗質之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與焉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則兄弟不為世矣殷人六廟親廟四并湯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為世方上毁四室乃無

祖禰是必不然古者懸禰極祖雖迭毀迭遷而三昭穆未嘗闕也禮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後者故捨至親取遠屬父子曰繼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廟尚矣借有兄弟代立承統告享不得稱嗣子嗣孫乃言伯考伯祖何統緒乎啟十二君惟三祖三宗明兄弟自為別廟漢世祖列七廟而惠帝不與文武子孫昌衍文為漢太宗晉景帝亦文帝兄景絕世不列於廟及告謚世祖稱景為從祖今謂晉武帝越

崇其父而廟毀及亡何漢出惠帝而享世長久乎七廟五廟明天子諸侯也父子相繼一統也昭穆列序重繼也禮兄弟相繼不得稱嗣子明睿宗不父孝和必上繼高宗者偶室於廟則為二穆於禮可乎禮所不可而使天子旁紹伯考棄已親正統哉孝和中興別建園寢百世不毀尚何議哉平子猥引僖公逆祀為比殊不知孝和升新寢聖真方祔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帝語宰相名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軋平子平子援經

辯數分明獻等不能屈蘇頲右博士故平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迮於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明年帝將大享明堂貞節惡武后所營非古所謂木不鏤土不文之制乃與馮宗上言明堂必直丙巳以憲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寢占陽午地先帝所以聽政故毀殿作堂撤之日有音如雷庶民讙訕以為神靈不悅堂成災火從之后不修德俄復營構殫用極侈詭禳厭變又欲

嚴配上帝神安肯臨且密邇掖庭人神雜擾是謂不可放物者也二京上都四方是則天子聽政乃居便坐無以尊示羣臣願以明堂復為乾元殿使人識其舊不亦愈乎詔所司詳議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僉謂明堂瓌怪不法天燼之餘不容大享請因舊循制還署乾元正寢正至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御圜丘制曰可貞節以壽卒

施敬本潤州丹陽人開元中為四門助教玄宗將封禪

詔有司講求典儀舊制盥手洗爵皆侍中主之詔祀天神太祝主之敬本上言曰周制大宗伯爵人下士二掌祼事漢無爵人用近臣漢世侍中微甚籍孺閎孺等幸臣為之後漢郃闔自侍中遷步兵校尉秩千石其職省起居執虎子蓋褻臣也今侍中位宰相非爵人比祝者薦主人意於神非賤職也古二君相見卿為上儐況天人際哉周太祝下大夫二上士四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之比上士員外郎博士之比漢太祝令秩六百石今

太祝乃下士以下士接天以大臣奉天子輕重不倫非禮也舊制謁者引太尉升壇謁者位下升壇禮重漢尚書御史屬有謁者僕射一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以郎中滿歲稱給事中未滿歲稱謁者光祿勲屬有謁者掌賔贊員七十秩比六百石則古謁者名秩差異等今謁者班微循空名忘實事非所以事天也帝詔中書令張說引敬本熟悉其議故侍中祝謁者視禮輕重以宅官攝領敬本以太常博士為集賢院脩撰踰年

遷右補闕祕書郎卒

盧履冰幽州范陽人元魏都官尚書義僖五世孫開元五年仕歷右補闕建言古者父在為母朞徹靈而心喪武后始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玄宗疑之又以舅嫂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議刑部郎中田再思曰會禮之家比聚訟循古不必是而行令未必非父在為母三年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閡人子之情愛一朞服於其親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

太宗實制之閱百年無異論不可改履冰因言上元中父在為母三年後雖請未用也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母在而子孫婦沒行服再朞不可謂宜禮女子無專道故曰家無二尊父在為母服朞統一尊也令不正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夫之敗不可不察書留未下履冰即極陳父在為母立几筵者一朞心喪者再朞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夫聖人豈蔑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天下昔武后陰儲篡謀豫自光崇升朞齊抗斬㡳俄

而乘陵唐家以啓覺階孝和僅得反正韋氏復出酖殺
天子幾亡宗社故臣將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
議者或言降母服非詩所謂罔極者而又與伯叔母姑
姊妹等且齊斬已有升降則歲月不容異也此迂生鄙
儒未習先王之旨安足議夫禮哉罔極者春秋祭祀以
時思之謂君子有終身之憂何限一朞二朞服哉聖人
之於禮必建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後釋彼伯叔
姑姊烏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母齊父斬不易之道

也左散騎常侍元行冲議曰古緣情制服女天父妻天
夫斬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妻喪杖朞情禮
俱殺者遠嫌疑尊乾道也為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官
尊祖重嫡崇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
母免官齊而朞心喪三年情已申而禮殺也自堯舜周
公孔子所同而今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謂之禮可
乎姨無從母之名以母之女黨加以舅服不為無禮嫂
叔不服則遠嫌也請據古為適帝弗報是時言喪服各

以所見嚞交口紛騰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古制自是人間父在為母服或朞而禫禫而釋心喪三年或朞而禫終三年或齊衰三年後履冰以官卒

王仲丘沂州琅邪人祖師順仕髙宗議漕輸事有名當時終司門郎中仲丘開元中歴左補闕内供奉集賢脩譔起居舍人時典章差駮仲丘欲合貞觀顯慶二禮據有其舉之莫可廢之之誼即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祈穀臣謂

詩春夏祈穀於上帝禮上辛祈穀於上帝則上帝當昊天矣鄭玄曰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一以興故夏正月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因祈穀之壇徧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貞觀禮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臣謂雩上帝為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樂鄭玄說帝上帝也乃天別號祀於圓丘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與月

令合而貞觀嘗祀五帝矣請二禮皆用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臣謂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天為感帝引太微五帝著之上帝則屬之昊天鄭玄稱周官旅上帝祀五帝各文而異禮不容并而為一故於孝經天上帝申之曰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但異其處以避后稷今顯慶享上帝合於經然貞觀嘗祀五方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遷禮部員外郎卒贈祕書少監

康子元越州會稽人仕歷獻陵令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說藉以聞並賜衣幣得侍讀子元擢累祕書少監會真四門博士俄皆兼集賢侍講學士玄宗將東之泰山說引子元行果徐堅韋縚商裁封禪儀初高宗之封中書令許敬宗議周人尚臭故前祭而燔柴說堅子元白奏周官樂六變天神降是降神以樂非緣燔也宋齊以來皆先嚌福酒乃燎請先祭後燔如貞觀

禮便行果與趙冬曦議以為先燎降神尚矣若祭已而燔神無由降子元議挺不從說曰康子獨出衆輪以當一隊邪議未判說請決於帝帝詔後燔乘輿自岱還減從官先次東都唯子元毋煚韋述以學士從久乃徙宗正少卿以疾授祕書監致仕卒贈汴州刺史帝嘗制贊賜說子元命工圖其像詔冬曦述煚分為傳行果者上谷人歷國子司業侍皇太子讀卒贈慶王傅始行果會真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朝隱能推索老莊祕義會真

亦善老子每啓篇先薫盥乃讀帝曰我欲更求善易者
然無賢行果云朝隱終太子右諭德會真太學博士
趙冬曦定州鼓城人進士擢第歷左拾遺神龍初上書
曰古律條目千餘隋時姦臣侮法著律曰律無正條者
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廢條目數
百自是輕重沿愛憎被罰者不知其然使貫誼見之慟
哭必矣夫法易知則下不敢犯而遠機穽文義深則吏
乘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謂宜刊定科條直書其事其

以準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為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相率而遠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當時稱是開元初遷監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名還復官與祕書少監賀知章校書郎孫季良大理評事咸廙業入集賢院脩譔是時將仕郎王嗣琳四門助教范仙厦為校勘翰林供奉呂向東方顥為校理未幾冬曦知史官事遷考功員外郎踰年與季良廙業知章呂向皆為直學士冬曦俄遷中書舍人內供奉以

國子祭酒卒冬曦性放達不屑世事兄夏日弟和璧安貞居貞頤貞彙貞旾擢進士第安貞給事中居貞吳郡採訪使頤貞安西都護居貞子昌别傳王嗣琳以太子校書郎罷東方顥上書忤旨左遷高安丞庾業亦坐事左遷餘杭令仙厦善講論後為道士開元集賢學士又有尹愔陸堅鄭欽說盧僎名稍著

尹愔秦州天水人父思貞字季弱明春秋擢高第嘗受學於國子博士王道珪稱之曰吾門人多矣尹子叵測

也以親喪哀毀除喪不仕左右史張說尹元凱薦為國子大成每釋奠講辨三教聽者皆得所未聞遷四門助教譔諸經義樞續史記皆未就夢天官麟臺交辟寤而會親族敘訣二日卒年四十愔博學尤通老子書初為道士玄宗尚玄言有薦愔者召對喜甚厚禮之拜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脩國史固辭不起有詔以道士服視事乃就職巓領集賢史館圖書開元末卒贈左散騎常侍

陸堅河南洛陽人初為汝州參軍以友壻李慈伏誅貶
涪州參軍再遷通事舍人有詔起復遣中官敦諭不就
以給事中兼學士善書初名友悌玄宗嘉其剛正更賜
名從封泰山封建安男帝待之甚厚圖形禁中親制贊
以祕書監卒年七十一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鄭欽說後魏濮陽太守敬叔八世孫開元初繇新津丞
請試五經擢第授鞏縣尉集賢院校理歷右補闕内供
奉通歷術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

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鍾啓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歆說歆說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度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圮日辰甸服五百也黃鍾十一也繇大同四年卻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圮以七月十二日己

己七中己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把升之大驚服其智欽説雅為李林甫所惡韋堅死欽説時位殿中侍御史常為堅判官貶夜郎尉卒子克鈞為都官郎中吐蕃圍靈州軍餉匱竭德宗以克鈞為靈夏二州運糧使轉米峙塞下守者遂安

盧僎吏部尚書從願三從父也自聞喜尉為學士終吏部員外郎兄俌中宗時歷右補闕默啜入寇敗沙吒忠義詔百官陳破賊勝策獨俌上疏以為治内可以及外賞罰明則士盡節鳴沙之役主將先遁中軍猶能死戰正法紀功則戒行可勸若忠義騎將材不可當大任宜因古法募人徙邊免行役次廬伍明教令賞虜獲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貸購辯勇結諸蕃以圖攻取擇邊州刺史蒐乘積粟謹烽燧以備守中宗善其言然無施行

者俑終祕書少監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寳末調臨海尉丹陽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糗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為例統其言孔子脩春秋意以為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沒莫知

所以改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狷介從宜捄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為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厲雖襄雅未為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

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為始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敝革禮之失也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剌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質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

其子異裒録助所為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
之號纂例匡者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所稱為
趙夫子者大歷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
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强蒙以論語皆自名
其學而士匄子陵最卓異士匄吳人兼善左氏春秋以
二經教授繇四門助教為博士秩滿當去諸生封疏乞
留凡十九年卒於官弟子共葬之士匄譔春秋傳未甚
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讀帝曰

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為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邪子陵蜀人好古學舍峨眉山舉賢良方正擢太常博士通后蒼大小戴禮有司請正太祖東嚮位而遷獻懿二主子陵議藏主德明興聖廟其言典正後異論紛洄復為道難示諸儒諸儒不能詘久之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為榮終司門員外郎子陵以文義自怡及亡其家所存惟圖書及酒數斛而已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斷如系至漢興劉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寖興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輙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詘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

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而自為紛紛助所階已

韋彤京兆人四世從祖方質為武后時宰相彤名治禮德宗時為太常博士先此天寶中詔尚食朔望進食太廟天子使中人侍祠有司不與也貞觀十二年帝始詔朔望食畀宗正太常合供於是彤與博士裴堪議曰禮宗廟朔望不祭園寢則有之貞觀開元間在禮若令不

敢變古天寶中始有進食事殆王璵緣生事亡用燕具
褻饌參瀆禮薦不可示遠傳曰祭非外至生于心者也
是故聖人等牲牢布籩豆昆蟲草木可薦者莫不咸在
所以享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潔膳羞八珍百品可嗜
之饌美餚甘旨謂之褻味所以燕賓客接人情示慈惠
也是則薦與宴聖人判為二物不可亂也今若熟饗而
享非以異為敬之意且祭不欲數亦不欲疏感時致享
以制中也今園寢月二祭不為疏廟歲五享不為數有

司奉烝得盡其恭若又加盛饌於朔望是失禮之中有司不得盡其恭也故王者稽古弗敢以孝思之極而溢禮弗敢以肴品之多而黷味頋罷天寶所增奉園寢以珍奉宗廟以禮兩得所宜帝曰是禮先帝裁定遽吏之其謂朕何徐議其可而朔望食卒不廢會昭陵寢宫為原火延燔而客祭瑤臺佛寺又故宫在山上乏水泉作者憚勞欲即行宫作寢詔宰相百官議吏部員外郎楊於陵議曰園寢非三代制自秦漢以來附陵置寢或逺

若邇則無聞馬韋玄成等議園陵於興廢初無適語且寢宮所占在柏城中距陵不遠使諸陵之寢皆有區限故不可徙若止柏城則故寢已燔行宮已久因以治飾亦復何嫌或曰太宗創業寢宮不輙易是不然夫陵域宅神神本静今大興荒廢嚚役密邇非幽穸所安改之便形曰先王建都立邑不利則爲之遷況有故邪今文寢災徙而宮之非無故也神安於徙因而建寢於禮至順又它陵皆在柏城隨便營作不越封兆力省易從帝

重改先帝制還宮山顛彤卒後武宗會昌五年詔京城
不許羣臣作私廟宰相李德裕等引彤所議古制廟必
中門之外吉凶皆告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令俾立廟
京外不能得其意於禮宮之南九坊三坊曰圍外地荒
左立廟無嫌餘六坊可禁詔不許聽準古即居所立廟
陳京字慶復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父兼為右補闕翰
林學士京善文辭常衮稱之妻以兄子擢進士第遷累
太常博士德宗在奉天聞段秀實為賊所害七日不朝

宰相以為方多難時不宜壅萬機天下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夫褒大節卹賢臣天下所以安況卓卓特異者乎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盧杞為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要位大臣踰時月不得對百官懔懔常若兵在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復興帝不聽京等爭尤確帝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卻京正色曰需等毋遽退極道不可以死請杞遂廢帝之立迎訪太后久不得意且怠京密白

第遣使物色以求帝大悟終代不敢置初玄宗肅宗既附室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引太祖位東鄉禮儀使于休烈議獻懿屬尊於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得正請藏二祖神主以太宗中宗睿宗肅宗從世祖南向高宗玄宗從髙祖北向禘祫不及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代宗喪畢當大祫京以太常博士上言春秋之義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合食於祖無毁廟遷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稷為始封祖而毁主皆

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向常統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為别廟大禘祫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别廟祭高太以降所以敘親也唐家宜别為獻懿二祖立廟禘祫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廟則歲祔二祖為宜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顔真卿曰令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歲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闕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祫禘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

廟雖然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
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蹔屈昭穆以申孝尊
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況晉蔡謨等有成
議不為無據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
穆重本尚順為萬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别享德明是乃
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還獻懿主祫於廟如
真卿議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商周以禼稷為祖
上無餘尊故合食有序漢受命祖高皇帝故太上皇不

以昭穆合食魏祖武帝晉祖宣帝故髙皇處士征西等君亦不以昭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唐推祖焉而獻懿親盡廟遷猶居東向非禮之祀神所不享顧下羣臣議於是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上言謹按晉孫欽議太祖以前雖有主禘祫所不及其所及者太祖後未毀已升藏於二祧者故雖百代及之獻懿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擬三代則禘祫所不及太祖而下若世祖則春秋所謂陳於太祖者漢議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議太上皇孝

惠親盡宜毁太上主宜瘞於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瘞於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禘祫世祖比也魏明帝遷處士主置園邑歲時以令丞奉薦東晉以征西等祖遷入西除同謂之祧皆不及祀故唐初下詔開元禘祫猶虛東向位洎立九廟追祖獻懿然祝於三祖不稱臣至德時復作九廟遂不為弘農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廣德中始以景皇帝當東向位以獻懿兩主親盡罷祫而藏顔真卿引蔡謨議

復奉獻主東向懿昭景穆不記謨議晉未嘗用而唐一王法容可準乎臣等謂嘗禘郊社無二尊瘞毁遷藏各以義斷景皇帝已東向一日改易不可謂禮宜復藏獻懿二主於西室以本祭法遠廟為祧去祧而壇去壇而墠壇墠有禱祭無禱止之義太祖得正無所屈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受命之君為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為祖故自太祖祖以下親盡迭毁洎秦滅學漢不暇禮晉失宋因故有連王廟之制有虛太祖之

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迭毁非所謂有殺連王廟非所謂有別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敢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毁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毁唐家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毁復何

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道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穆虛東向位司勲員外郎裴樞曰禮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社稷重太祖之上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別祭廟焉則

社稷不重漢韋玄成請瘞主於園晉虞喜請瘞廟兩階間喜據左氏自證曰先王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祖喜請夾室中為石室以處之是不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祖下非太祖上藏主所居未有卑處正尊居傍也若建石室於園寢安遷主采漢晉舊章祫禘率一祭庶乎春秋得變之正是時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興聖皇帝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曾高之廟人情大順也

京兆少尹韋武曰禘則大合禘則序祧當祫之嵗常以

獻東向率懿而後以昭穆極親親及禘則太祖筵於西

列衆主左右於是太祖不為降獻無所厭時諸儒以左

氏子齊聖不先父食請迎獻主權東向太祖暫還穆位

同官尉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者丘明正文公逆祀儒

者安知夏后世數未足時言禹不先鯀乎魏晉始祖率

近始祖上皆有遷主引閟宫詩則永閟可也因虞主則

瘞園可也緣遠祧則築宫可也以太祖實卑則虛位可

也然永閟與瘞園臣子所不安若虛正位則太祖之尊
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於德明興聖廟為順或曰
二祖別廟非合食且德明興聖二廟禘祫之年皆有薦
饗是已分食奚獨疑二祖乎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質衆
議自申其說曰一謂獻懿二主宜永藏夾室臣不謂可
且禮祫祭毀主皆合食今藏夾室至祫得不食太廟乎
若二祖不豫不謂之合矣二謂兩主宜毀而瘞之臣不
謂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墠遷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

毀祫則太廟享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於經唐家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墠可毀瘞而不禘祫乎三謂二祖之主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二百年一日遷之恐眷顧依違不即享於下國四謂宜奉主祔興聖廟而不禘祫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今引子東向廢父之祭不可謂典五謂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降有殺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

遠者祭益希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復築宮以祭今議正同故臣皆不謂可古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世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當禘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若穆是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又常祭衆合祭寡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孫尊廢祖祭不以順乎寛又上禘祫議證十四篇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國子儒

官明定可否左司郎中陸淳奏按禮及諸儒議復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則獻懿二主宜有所安今議者有四曰藏夾室曰置别廟曰各遷於園曰祔興聖廟臣謂藏夾室則享獻無期非周人藏二祧之義置别廟論始曹魏禮無傳焉司馬晉議而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制唯祔興聖廟禘若祫一祭庶乎得禮帝依違未決也十九年將禘祭京復奏禘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請詔百官議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祔

德明興聖廟鴻臚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故不言太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清廟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於祖廟獻懿主宜祔興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時言祔興聖廟什七八天子尚猶豫未删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權根援詩禮明白帝泮然於是

定遷二祖於興聖廟凡禘祫一享詔增廣興聖二室會祀日薄廟未成張繒爲室内神主廟垣間奉興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祔自是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議彌二十年乃決諸儒無後言帝賜京緋衣銀魚昭陵寢占山上宦侍憚輓汲之請更其所宰相未能抗京曰此太宗之志其儉足以爲後世法不可改議者多附宦人帝曰京議善卒不徙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自刺弗殊又言中書舍人崔邠御史中丞李汶訕

已帝使詰辨無狀然猶自考功員外再遷給事中皆兼
集賢殿學士帝疑京爲忌者中傷中人問賚相繼後對
延英帝諭遣京沮駭走出罷爲祕書少監卒初帝討李
希烈財用屈京與戶部侍郎趙贊請稅民屋架籍賈人
貲力以率貸之憲宗嘗問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聞德
宗播遷梁漢久乃復誰寔名亂爲我言之對曰德宗始
即位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輔政四方企望至治祐甫歿
宰相非其人姦佞營蠱謂河北叛臣可以力服甘語先

入主聽惑焉而陳京趙贊為帝稅屋架貸賈緡内怨外忿身及大亂咎興信宵人剝下佐上賴天之靈敗不抵亡帝恨惋曰京與贊真賊臣京無子以從子褒嗣褒孫伯宣辭著作佐郎不拜

贊曰德宗斂政稅間架借商錢宫市為最甚順宗為太子欲極陳之懲王叔文之諫而止其畏如此區區之臣冒顏而闗說難哉其饗國日淺志不在民矣憲宗聞暴斂之令首於賊臣感憤太息愛人之至也及任程异皇

甫鏄諫者不聽興利之臣敗君之德甚矣

暢當河東人父璀左散騎常侍代宗時與裴冕賈至王延昌待制集賢院終户部尚書當進士擢第貞元初為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曰子為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為皇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為節皇太子與國為體若不變除則東宫

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王為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滋齊映名問當等予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太子以衰服侍膳至葬可矣令羣臣齊衰三十日公除宜約以為服限乃請如宋齊皇后為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謁則服墨慘還宮衰麻右補闕

穆質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䝨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無厭降惟晉既葬公除議者詭辭以甘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虧化敗俗常情所欝夫政以德為本德以孝為大後世記禮之失自今而始顧不重哉父在為母朞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古為得禮德宗遣内常侍馬欽敘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事有司以

三十日除既葬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邪質又奏疏曰太子於陛下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問安侍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舒王以下服三年將不得問安侍膳邪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為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為母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令朞喪以下慘制是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比墨衰奪情事縁金革令不監

國撫軍何抑奪邪子之於父母禮異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遠報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詔宰臣與有司更議當等曰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禮皇后父母服十二月從朝㫖則十三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五月從朝㫖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慘奉朝歸宮衰麻酌變為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内謁即墨服復詔問質

質以為雖不能循古禮猶愈於魏晉之文遠甚宰相乃言太子居皇后喪至朝則抑哀承慈實臣子至行唯心與服内外宜稱令質請降詔於外無害墨衰於内臣謂言行於外而服異於内事非至誠乖於德教請下明詔如叔則議天子從之及董晉代叔則為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期縣諫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也當以果州刺史卒

林藴字復夢泉州莆田人父披字茂彦以臨汀多山鬼

淫祠民厭苦之譔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以治
行遷别駕縕世通經西川節度使韋臯辟推官劉闢反
縕曉以逆順不聽復遺書切諫闢怒械於獄且殺之將
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為幸矣闢惜其
直陰戒刑人抽劒磨其頸以脅服之縕叱曰死即死我
頸豈頑奴砥石邪闢知不可服捨之斥為唐昌尉及闢
敗縕名重京師李吉甫李絳武元衡為相縕貽書諷以
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今臂不附體北彌強郊西極汧

隴不數百里為外域涇原鳳翔邠寧三鎮皆右臂大藩擁旄鉞數十百人唯李抱玉請復河湟命將不得其人宜拔行伍之長使守秦隴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有權臣制樂曲自立喪紀舜命契百姓弗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唐以皐佑鍔季安為司徒官不擇人盧從史于皐謩罷大而刑輕農桑無百分之一農夫一人給百口蠶婦一人供百身竭力於下者飢不得食寒不得衣邊兵菜色而將帥縱侈自養中人十戶不足以給一無功

之卒百卒不足奉一驕將六事皆當時極敝藴亦章臯所引重嫉其專制感憤闗說然嗜酒多忤物宰相置不用也滄景程權辟掌書記既而權上四州版籍請吏而軍中習熟擅地畏内屬挾權拒命不得出藴陳君臣大誼諭首將人人釋然於是權得去藴選禮部員外郎刑部侍郎劉伯芻薦之於朝出為郃州刺史嘗杖殺客陶玄之投尸江中籍其妻為倡復坐贓杖流儋州而卒藴辯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藴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放

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對
韋公肅隋儀同觀城公約七世孫元和初為太常博士
兼脩譔憲宗將耕籍詔公肅草具儀典容家善之太子
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廟有二祖妣疑於祔祭請諸
有司公肅議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嫡自秦以來
有再娶前娶後繼皆嫡也兩祔無嫌晉驃騎大將軍溫
嶠繼室三疑並為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舒曰妻雖
先沒榮辱並從夫禮祔於祖姑祖姑有三則各祔舅之

所生是皆夫人也生以正禮沒不可貶於是遂用舒議且嫡繼於古有殊制於今無異等祔祀之典安得不同卿士之寢祭二妻廟享可異乎古繼以媵妾今以嫡妻不宜援一娶為比使子孫榮享不逮也或曰春秋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孟姪娣也不入惠廟宋武公生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薨立宮而奉之不合於惠公而別宮者何追父志也然其比奈何曰晉南昌府君廟有荀薛兩氏景帝廟有夏侯羊兩氏唐家睿

宗室則昭成肅明二后故太師顔真卿祖室有殷柳兩氏二夫人並祔故事則然諸儒不能異初睿宗祥月太常奏朔望弛朝尚食進蔬具止樂餘日御便殿具供奉仗中書門下官得侍它非奏事毋謁前忌與晦三日後三日皆不聽事忌晦之明日百官叩側門通慰後遂為常及是公肅上言禮忌日不樂而無忌月唯晉穆帝將納后疑康帝忌月下其議有司於是荀納王洽等引忌時忌歲讖破其言今有司承前所禁在二十五月限有

弛朝徹樂事喪除則禮革王者不以私懐踰禮節故禫禮徙月樂漸去其情也不容追遠而立禮反重今兹太常雖郊廟樂且停習是謂反重以慢神也有司恐禁中外作樂是謂無故而徹也願依經誼裁正其違有詔中書門下召禮官學官議咸曰宜如公肅所請制可以官壽卒

許康佐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之家苦貧母老求為知院官人譏其不擇禄及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答人

乃知其為親屈由是有名遷侍御史以中書舍人為侍講學士與王起皆為文宗寵禮帝讀春秋至閽弒吳子餘祭問閽何人邪康佐以中官方彊不敢對帝嘻笑罷後觀書蓬萊殿召李訓問之對曰古閽寺今宦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為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為戒帝曰朕邇刑臣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內謀剪除矣康佐知帝指因辭疾罷為兵部侍郎遷禮部尚書卒贈吏部諡曰懿

其諸弟皆擢進士第而堯佐最先進又舉宏辭為太子校書郎八年康佐繼之堯佐位諫議大夫

唐書卷二百

唐書卷二百一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文藝上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為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瑑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

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歷貞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衮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之夫子之門以文學為下科

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一藝自中智以還恃以取敗者有之朋姦飾偽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固且闡繹優游異不及排怨不及誹而不忘納君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為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述云

袁朗其先雍州長安人父樞仕陳為尚書左僕射朗在陳為祕書郎江總尤器之後主聞其才詔為月賦一篇灑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復詔為芝草嘉蓮二頌歎賞尤厚累遷太子洗馬德教殿學士陳亡入隋歷尚書儀曹郎武德初隱太子與秦王齊王相傾爭致名臣以自助太子有詹事李綱竇軌庶子裴矩鄭善果友賀德仁洗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師謨率更令歐陽詢典膳監任璨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

祭酒韋挺記室參軍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
秦王有友于志寧記室參軍事房玄齡虞世南顏思魯
諮議參軍事竇綸蕭景兵曹杜如晦鎧曹褚遂良士曹
戴冑閻立德參軍事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
典籤蘇幹文學姚思廉褚亮燉煌公府文學顏師古右
元帥府司馬蕭瑀行軍元帥府長史屈突通司馬竇誕
天策府長史唐儉司馬封倫軍諮祭酒蘇世長兵曹參
軍事杜淹倉曹李守素參軍事顏相時齊王有記室參

軍事榮九思戸曹武士逸典籤裴宣儼朗為文學從父弟承序亦有名王名為文學館學士朗累封汝南縣男再轉給事中卒太宗為廢朝一日謂高士廉曰朗任淺而性謹厚使人悼惜詔給喪費存問其家朗遠祖滂為漢司徒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顗寮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時朗自以中外人物為海内冠雖琅邪王氏踵為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為伍朗孫誼神功中為蘇州刺史司馬張沛者侍中

文瓘子嘗白誼曰州得一長史隴西李亶天下甲門也
誼曰夫門戶者歷世名節為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
人尚婚媾求祿利耳至見危授命則無人焉何足尚邪
沛大慙承序為齊王元吉府學士府廢補建昌令治尚
慈簡吏民懷德高宗之為晉王也太宗崇選僚屬問梁
陳名臣子弟誰可者岑文本曰昔陳亡百司奔散有袁
憲者朝服立後主傍白刃不避也王世充篡隋羣臣表
勸進而憲子給事中承家稱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序

風操清亮無愧先烈帝乃名拜晉王友兼侍讀加弘文館學士卒

朗從祖弟利貞陳中書令敬孫高宗時為太常博士周王侍讀及王立為太子百官上禮帝欲大會羣臣命婦合宴宣政殿設九部伎散樂利貞上疏諫以為前殿路門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請從命婦別殿九部伎從左右門入罷散樂不進帝納之既會帝傳詔利貞曰卿奕葉忠鯁能抗疏規朕之失不厚賜無以勸能者乃

賜物百段擢祠部員外郎卒中宗立以舊恩追贈祕書
少監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父朗終陳散騎常侍德仁與從兄
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稱人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
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氏太守鄱陽
王伯山改所居甘滂里為高陽云始德仁在陳為吳興
王友入隋楊素薦其材授豫章王記室王遇之厚徙封
齊復為府屬王廢官吏抵罪而德仁以忠謹擭貫補河

東司法參軍素與隱太子善高祖起兵太子封隴西公以德仁為友庾抱為記室俄並遷中舍人以年耆不更吏職徙洗馬與蕭德言陳子良皆為東宮學士貞觀初遷趙王友卒從子紀敳亦博學高宗時紀為太子洗馬豫修五禮敳率更令兼太子侍讀皆為崇賢館學士抱者陳御史中丞衆孫開皇中為延州參軍入調吏部尚書牛弘給筆札令自序援筆而成為元德太子學士會嫡皇孫生大宴坐中獻頌太子嗟賞及在隴西府文檄

皆出其手

蔡允恭荆州江陵人後梁左民尚書大業子美姿容工為詩仕隋歴起居舍人煬帝有所賦必令諷誦遣教宫人允恭恥之數稱疾授内史舍人俾入宫固辭繇是疎斥帝遇弑經事宇文化及竇建徳歸國為秦王府參軍文學館學士貞觀初除太子洗馬卒著後梁春秋

謝偃衛州衛人本姓直勒氏祖孝政仕北齊為散騎常侍改姓謝偃在隋為散從正員郎貞觀初應詔對策高

第歷高陵主簿太宗幸東都方毅洛壞洛陽宮詔求直言偃上書陳得失帝稱善引為弘文館直學士遷魏王府功曹嘗為塵影賦二篇帝美其文召見欲偃作賦先為序一篇頗言天下乂安功德茂盛意授偃使賦偃緣帝指名篇曰述聖帝悅賜帛數十初帝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擢大理丞偃又獻惟皇誠德賦其序大略言治忘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四者人主莫不然桀以瑤臺為麗而不

悟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為華而不知牧野之敗是以
聖人處宮室則思前王所以亡朝萬國則思己所以尊
巡府庫則思今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輔佐之始見名
將則思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天下何患乎不化
哉旦行之堯舜暮失之桀紂豈異人哉其賦蓋規帝成
功而自處至難云又譔玉諜真紀以勸封禪時李百藥
工詩而偃善賦時人稱李詩謝賦府廢終湘潭令藴古
洹水人敏書傳曉世務文擅當時後坐事誅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高祖光伯仕後魏為七兵尚書信明之生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為占曰五月為火火主離離為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然雀類微位殆不高邪及長彊記美文章鄉人高孝基嘗語人曰崔生才富為一時冠但恨位不到耳隋大業中為堯城令竇建德僭號而信明族弟敬素者為賊鴻臚卿自謂得意語信明曰夏王英武有舉天下心士女襁負而至不可數兄不以此

時立功立事豈所謂見幾不俟終日乎答曰昔申胥海隅釣師能固其節爾欲吾屈身賊中求斗筲邪遂踰城去隱太行山貞觀六年有詔即家拜興勢丞遷秦川令卒信明蹇亢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揚州録事參軍鄭世翼者亦驁倨數𠍋輕忤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世翼鄭州滎陽人周儀同大將軍敬德孫貞觀時

坐怨謗流死嶲州譔交游傳行於世信明子冬日武后時位黄門侍郎為酷吏誣死

劉延祐徐州彭城人伯父胤之少志學與孫萬壽李百藥相友善武德中杜淹薦為信都令有恵政永徽初以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棻陽仁卿等譔次國史并實録以勞封陽城縣男終楚州刺史延祐擢進士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為出人上延祐欽納後檢校司賔少卿

封薛縣男徐敬業敗詔延祐持節到軍時吏議敬業所署五品官殊死六品流延祐謂誣脅可察以情乃論授五品官當流六品以下除名全宥甚衆拜箕州刺史轉安南都護舊俚戶歲半租延祐責全入衆始怨謀亂延祐誅其渠李嗣仙而餘黨丁建等遂叛合衆圍安南府城中兵少不支嬰壘待援廣州大族馮子猷幸立功按兵不出延祐遇害桂州司馬曹玄靜進兵討建斬之延祐從弟蔵器高宗時為侍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脅

人為妾藏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劾再止藏器曰法為天下縣衡萬民所共陛下用捨繇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况天子乎帝乃詔可然内銜之不悅也稍遷比部員外郎監察御史魏元忠稱其賢帝欲擢任為吏部侍郎魏玄同沮曰彼守道不篤者安用之遂出為宋州司馬卒

子知柔性簡靜美風儀居親喪廬墓側詔築闕表之歷

國子司業累遷工部尚書開元六年河南大水詔知柔馳驛察民疾苦及吏善惡所表陳州刺史韋嗣立汝州刺史崔日用兖州刺史韋元珪符離令綦母項等止二十七人有治狀久之遷太子賔客封彭城縣侯致仕給全禄終身遺令薄葬祖載服用皆自處其費贈太子少保謚曰文弟知幾别有傳

張昌齡冀州南宫人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州欲舉秀才昌齡以科廢久固讓更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為

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貞觀末翠微宫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悦戒之曰昔禰衡潘岳矜已慠物不得死卿才不減二人宜鑒于前副朕所求乃敕於通事舍人裏供奉俄為崑山道記室平龜兹露布為士所稱賀蘭敏之奏豫北門修撰卒昌宗官至太子舍人修文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數十篇

崔行功恒州井陘人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從占鹿泉少好學唐儉愛其才妻以女因倩作文奏高宗時累轉吏部郎中以善占奏常兼通事舍人内供奉坐事貶游安令又名為司文郎中與蘭臺侍郎李懐儼並主朝廷大典冊初太宗命祕書監魏徵寫四部羣書將藏内府置讐正三十員書工百員徵徙職又詔虞世南顔師古踵領功不就顯慶中罷讐正員聽書工寫于家送官取直使散官隨番刋正至是詔東臺侍郎趙仁本舍

人張文瓘及行功懐儼相次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代
散官以勞遷蘭臺侍郎卒孫銑尚定安公主為太府卿
初主降王同皎後降銑主卒皎子繇請與父合葬給事
中夏侯銛駮奏主與王氏絶喪當還崔詔可銛猶出為
瀘州都督行功兄子玄暐别有傳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擢進
士為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為天官侍郎
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

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累遷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户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戸郭若訥構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三袖刃刺季重於坐左右殺并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故誤我審言免官還東都蘇頲傷并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祭以文後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

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流峯州入為國子監主簿修文館直學士卒大學士李嶠等奏請加贈詔贈著作郎初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融之亡審言為服緦云

從祖兄易簡九歲能屬文長博學為岑文本所器擢進士補渭南尉咸亨初歷殿中侍御史嘗道遇吏部尚書

李敬玄不避敬玄恨名爲考功員外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玄不平故易簡上書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陽兒輕薄乃爾因奏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審言生子閑閑生甫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宫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

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琯

為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
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
甫若抵罪絶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
樹立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
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
琴廷蘭託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為非琯愛惜人情一
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衂覬陛下棄細録大
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

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録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劒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劒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劒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

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彞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彞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歷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懐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

為歌詩傷時橈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

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顔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擿其失麟德初劉祥道巡行關內勃上書自陳祥道表于朝對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論次平臺祕略書成王愛重之是時諸王鬬雞勃戲為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構斥出府勃既廢客劒南嘗登葛憒山曠望慨然思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聞虢州多藥

草求補參軍倚才陵藉為僚吏共嫉官奴曹達抵罪匿勃所懼事洩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畤繇雍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阯令勃往省度海溺水痵而卒年二十九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沆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竒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筆成

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為腹藁尤喜著書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録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至晉卦會病止又謂王者乘土王世五十數盡千年乘金五世四十九數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數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

數八百年乘火王世世二十數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黄帝至漢五運適周土復歸唐唐應繼周漢不可承周隋短祚乃斥魏晉以降非真主正統皆五行沴氣遂作唐家千歳歴武后時李嗣真請以周漢為二王後而廢周隋中宗復用周隋天寶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詭異進有崔昌者采勃舊説上五行應運歴請承周漢廢周隋為閏右相李林甫亦賛佑之集公卿議可否集賢學士衛包起居舍人閻伯璵上表曰都堂集議之夕四星聚

於尾天意昭然矣於是𤣥宗下詔以唐承漢黜隋以前帝王𢇁介酅公尊周漢為二王後以商為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漢髙祖廟授崔昌太子贊善大夫衛包司虞員外郎楊國忠為右相自稱隋宗建議復用魏為三恪周隋為魏王後酅介二公復舊封貶崔昌烏雷尉衛包夜郎尉閻伯璵涪川尉

勃兄勵弟助皆第進士勵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册文羣臣已在乃寤其闕宰

相失色勮名五吏執筆分占其辭槩洪皆畢人人嗟服
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始裴行儉典選見勮
與蘇味道曰二子者皆銓衡才至是語驗勮素善劉思
禮用為箕州刺史與綦連耀謀反勮與兄涇州刺史勔
及助皆坐誅神龍初詔復官
助字子功七歲丧母哀號鄰里為泣居父憂毁骨立服
除為監察御史裏行初勔勮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
三珠樹其後助劼又以文顯劼早卒福時少子勸亦有

文福時嘗詫韓思彦思彦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耶使助出其文思彦曰生子若是可夸也勃與楊烱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四傑烱嘗曰吾媿在盧前恥居王後議者謂然烱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永隆二年皇太子已釋奠表豪俊充崇文館學士中書侍郎薛元超薦烱及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詔可遷詹事司直俄坐從父弟神讓與徐敬業亂出為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張說以箴

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吏稍忤意榜殺之不為人所多卒官下中宗時贈著作郎

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十歲從曹憲王義方授蒼雅調鄧王府典籤王愛重謂人曰此吾之相如調新都尉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玄明膏餌之會父喪號嘔丹輒出由是疾益甚客東龍門山布衣藜羮裴瑾之韋方質范履冰等時時供衣藥疾甚足攣一手又廢乃去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豫為墓偃臥其中照鄰

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沈潁水

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為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為洮州總管表掌書奏不應調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亂署賓王為府屬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

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它日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鄰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絶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

廟駭矣閻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元萬頃後魏京兆王子推裔祖白澤武德中仕至梁利十一州都督封新安公萬頃起家為通事舍人從李勣征高麗管書記勣命別將郭待封以舟師赴平壤馮師

本載糧繼之不及期欲報勣而恐為諜所得萬頃為作離合詩遺勣勣怒曰軍機切遽何用詩為欲斬待封萬頃言狀乃免又使萬頃草檄讓高麗而譏其不知守鴨淥之險莫離支報曰謹聞命徙兵固守軍不得入高宗聞之投萬頃嶺外會赦還為著作郎武后諷帝名諸儒論譔禁中萬頃與周王府户曹參軍范履冰苗神客太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賓與選凡譔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等九千餘篇至朝廷疑議表疏皆密使參

處以分宰相權故時謂北門學士思茂履冰神容供奉
左右或二十餘年萬頃敏文辭然放達不治細檢無儒
者風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坐誅履冰者河内人垂拱
中歷鸞臺天官二侍郎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兼修國史載初初坐舉逆人被殺神容東光人終著作
郎思茂濮南人與弟思鈞早知名累遷麟臺少監崇文
館學士垂拱中下獄死楚賓秋浦人屬文敏甚必酒中
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常以金銀桮斟酒飲之文成輒

賜焉家居率沈飲無留賄費盡復入得賜而出類為常性重慎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之亦熟視不答尋兼崇賢直學士卒

萬頃孫正修名節擢明經高第授監門衛兵曹參軍舅孫逖與譚物理歎已不逮肅宗初吏部尚書崔寓典選正以書判第一名詣京師以父詢倩老辭疾免河南節度使崔光遠表置其府史思明陷河洛輦父匿山中賊以名購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

免矣然不汙身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瞋目
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路人為哭事平詔録伏
節十一姓而正為冠贈祕書少監以其子義方為華州
參軍義方歷京兆府司録韋夏卿李實繼為尹事必咨
之歷虢商二州刺史福建觀察使中官吐突承璀閩人
也義方用其親屬為右職李吉甫再當國陰欲承璀奥
助即名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其黨出為鄜坊觀察使
一切辦治然苛刻人多怨之卒贈左散騎常侍弟季方

舉明經調楚丘尉歷殿中侍御史兵部尚書王紹表為度支員外郎遷金膳二部郎中號能職王叔文用事憚季方不為用以兵部郎中使新羅新羅聞中國喪不時遣供饋乏季方正色責之閉戶絶食待死夷人悔謝結歡乃還卒年五十一贈同州刺史

唐書卷二百一

唐書卷二百一考證

崔信明傳高祖光伯○舊書後魏七兵尚書光伯曾孫

崔行功傳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舊書鉅鹿太守伯讓曾孫

杜審言孫甫嘗醉登嚴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門武將出冠鈎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臣德潛按舊書武雖急暴不以爲意

今閱甫集無論兩人贈答劇見交誼至武沒後甫哭歸櫬云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八哀中云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欲殺甫事恐好事者為之新書喜聞其說而采之也當從舊書

王勃傳年二十九○舊書作二十八

駱賓王傳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舊書敬業敗伏誅

中宗時詔求其文○舊書則天重其文遣使求之

元萬頃傳馮師本載糧繼之○舊書作别帥馮本

唐書卷二百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二百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文藝中

李適字子至京兆萬年人舉進士再調猗氏尉武后脩三教珠英書以李嶠張昌宗為使取文學士綴集於是適與王無競尹元凱富嘉謨宋之問沈佺期閻朝隱劉

允濟在選書成遷户部員外郎俄兼脩書學士景龍初又擢脩文館學士睿宗時待詔宣光閣再遷工部侍郎卒年四十九贈貝州刺史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勅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十松焉及未病時衣冠徃寢石榻上置所譔九經要句及素琴于前士貴其達子季卿亦能文舉明經博學宏辭調鄠尉肅宗時為中書舍人以累貶通州别駕代宗立遷為京兆少尹復授舍人進吏部侍郎河南江

淮宣慰使振拔幽滞號振職大歴中終右散騎常侍遺命以布車一乗葬贈禮部尚書季卿在朝薦進才髦與人交有終始恢博君子也初中宗景龍二年始於脩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彦昭韋嗣立為大學士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乂岑羲劉子玄為學士薛稷馬懐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隠為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彦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

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
棃園竝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
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
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黄
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
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若韋元旦
劉允濟沈佺期宋之問閻朝隱等無它稱附篇左云
韋元旦京兆萬年人祖澄越王府記室撰女誡傳于時

元旦擢進士第補東阿尉遷左臺監察御史與張易之有姻屬易之敗貶感義尉俄召為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舅陸頌妻韋后弟也故元旦憑以復進云

劉允濟字允濟河南鞏人其先出沛國齊彭城郡丞瓛六世孫少孤事母尤孝工文辭與王勃齊名舉進士補下邽尉累遷著作佐郎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為魯後春秋獻之遷左史兼直弘文館武后明堂成奏賦述功德手詔褒咨除著作郎為来俊臣飛構當死以母

老丐餘年縶獄會赦免貶大庾尉復為著作佐郎脩國史常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遷鳳閣舍人坐二張昵狎除青州長史有清白稱廵察使路敬潛言狀以內憂去官服除召為脩文館學士既久斥喜甚與家人樂飲數日卒

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黄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除給事中考功受賕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遂長流驩州稍

遷台州録事參軍事入計得召見拜起居郎兼脩文館直學士既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為弄辭悅帝還賜牙緋尋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開元初卒弟全交全宇皆有才章而不逮佺期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汾州人父令文高宗時為東臺詳正學士之問偉儀貌雄于辯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内供奉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后賜錦袍之

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于時張易之等烝昵寵甚之問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諸篇盡之問朝隱所為至為易之奉溺器及敗貶瀧州朝隱崖州竝參軍事之問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會武三思復用事仲之與王同皎謀殺三思安王室之問得其實令兄子曇與冉祖雍上急變因丐贖罪由是擢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諂事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故太平

深疾之中宗將用為中書舍人太平發其知貢舉時賕餉狼藉下遷汴州長史未行改越州長史頗自力為政窮歷剡溪山置酒賦詩流布京師人人傳諷睿宗立以獪險盈惡詔流欽州祖雍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倡飲省中為御史劾奏貶蘄州刺史至是亦流嶺南竝賜死桂州之問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決祖雍請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悸不能處家事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奈何遲回邪乃飲食洗

沐就死祖雍江夏王道宗甥及進士第有名于時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初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驕勇聞之遜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之悌長八尺開元

中歷劒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流朱鳶會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即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之懸爲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

閻朝隱字友倩趙州欒城人少與兄鏡幾弟仙舟皆著名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補陽武尉中宗爲太子朝隱以舍人幸性滑稽屬辭奇詭爲武后所賞累遷給事中伏内供奉后有疾令往禱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盤爲

犧請代后疾還奏會后亦愈大見襃賜其資佞諂如此

景龍初自崖州遇赦還累遷著作郎先天中為祕書少監坐事貶通州別駕卒

尹元凱瀛州樂壽人由慈州司倉參軍坐事免棲遲不出者三十年與張說盧藏用厚詔起為右補闕時又有富嘉謨吳少微皆知名嘉謨武功人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少微新安人亦尉晉陽尤相友善有魏谷倚者為太原主簿竝負文辭時稱北京三傑天下文章尚

徐庾浮俚不競獨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豫脩三教珠英韋嗣立薦嘉謨少微並爲左臺監察御史已而嘉謨死少微方病聞之爲慟亦卒

劉憲字元度宋州寧陵人父思立在高宗時爲名御史于時河南北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贍思立建言蠶務未畢而遣使撫廵所至不能無勞餞又賑給須立簿最稽出入往返停滯妨廢且廣若無驛處馬須豫集以一馬勞數家今農事待雨興作輟日役破歲

計本欲安存吏煩擾之望且責州縣給貸須秋遣使便詔聽罷謚等行遷考功員外郎始議加明經帖進士雜文卒官下憲擢進士調河南尉累進左臺監察御史天授中奉詔按來俊臣罪憲疾其酷欲痛繩之反為所構貶灘水令俊臣死召為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坐善張易之出為渝州刺史除太僕少卿脩國史兼脩文館學士遷太子詹事時玄宗在東宫雅意墳史憲啟曰殿下位副君有絶人之才非以尋摘章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

褚无量經明行脩耆年宿望宜數召問以察其言太子
順納會卒贈兖州都督武后時敕吏部糊名考判求高
才惟憲與王適司馬鍠梁載言入第二等適幽州人終
雍州司功參軍鍠河南人神龍初以中書侍郎卒事繼
母孝奉禄不入私舍與弟銓伯父希象皆歷殿中侍御
史希象剛直不諂終主爵員外郎載言聊城人歷鳳閣
舍人專知制誥終懷州刺史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

屬辭故人號書簏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為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府記室參軍為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祕書嶠曰祕閣萬卷豈時日能習耶邕

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奥篇隱帙了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嶠為内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邕文髙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觧即可璟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技幸擢祕書監邕諫曰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横議令籍籍皆言普思馮詭惑

說妖祥陛下不知猥見驅使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令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令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令可得能鬼道邪墨翟干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令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不納五王誅坐善張

東之出為南和令貶富州司户參軍事韋氏平召拜左臺殿中侍御史彈劾任職人頗憚之譙王重福謀反邕與洛州司馬崔日知捕支黨遷户部員外郎岑羲崔湜惡日用而邕與之交𤣥宗在東宫邕及崔隱甫倪若水同被禮遇羲等忌之貶邕舍城丞𤣥宗即位召為户部郎中張廷珪為黄門侍郎而姜皎方幸共援邕為御史中丞姚崇疾邕險躁左遷括州司馬起為陳州刺史帝封泰山還邕見帝汴州詔獻辭賦帝悦然矜肆自謂且

宰相邕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贓貸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隕身不祈生北郭碎首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土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彊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解即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

拯孤恤窮救乏賙惠家無私聚今聞坐贓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改行興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劒不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聞臣言昔吴楚反漢得劇孟則

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惟敷含垢之道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於邕況告成岱宗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王圖之臣聞士為知已者死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成陛下矜能之慈疏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璋嶺南邕妻温復為邕請戍邊自贖曰邕少習文章疾惡如讐不容於衆邪佞切齒諸儒側目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啻十載歲時歎戀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泰山法駕旋路邕獻牛

酒例蒙恩私妾聞正人用則佞人憂邕之禍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無一毀天意暫顧罪過旋生謗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訊責便繫牢户水不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奄惟吏是聽事生吏口迫邕手書貸人蠶種以為枉法市羅貢奉指為姦贓于時匭使朝堂守捉嚴固號天訴地誰肯為聞泣血去國投骨荒裔永無還期妾願使邕得充一卒効力王事膏塗朔邊骨糞沙壤成邕夙心表入不省邕後從中人

楊思勗討嶺南賊有功徙澧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為括州刺史喜興利除害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其名詔勿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邕蚤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瓌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内謁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所為文章且進上以讒媢不得留出為汲郡北海大守天寶中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故吉温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

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就郡杖殺之時年七十代宗時贈祕書監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邕資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畋游自肆終以敗云

呂向字子回亡其世貫或曰涇州人少孤託外祖母隱

陸渾山工草隷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錦書彊志于學每賣藥即市閲書遂通古今𤣥宗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侍太子及諸王為文章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内之後宫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進左補闕帝自為文勒石西嶽詔向為鐫勒使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廵帝引頡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内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鴟梟不鳴未為瑞鳥豺虎雖

伏弗曰仁獸況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廷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矢於前同獲獸之樂是狎昵大過或荆卿詭動何羅竊發逼嚴蹕冒清塵縱醢單于汗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詔蕃夷出仗久之遷主客郎中專侍皇太子眷賚良異始向之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魂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宅日自朝

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為流涕帝聞咨歎官岌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内教坊樂工娱懌其心卒贈東平太守向終喪再遷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卒贈華陰太守嘗以李善釋文選為繁釀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為詁解時號五臣注

王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及進士第然喜蒱酒張嘉貞為本州長史偉其人厚遇之翰自歌以舞屬嘉貞神氣軒舉自如張說至禮益加復舉直言極諫

調昌樂尉又舉超拔羣類方說輔政故召為祕書正字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家畜聲伎目使頤令自視王侯人莫不惡之說罷宰相翰出為汝州長史徙仙州別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游畋伐鼓窮歡坐貶道州司馬卒

孫逖博州武水人後魏光祿大夫惠蔚其先也祖希莊為韓王府典籤四世傳一子故無近屬父嘉之少孤依外家客涉犖閒垂拱初詣洛陽獻書不報第進士終襄

邑令逖幼有文屬思警敏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
令賦土火爐援筆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駭歎遂與定交
舉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開
元十年又舉賢良方正玄宗御洛城門引見命戸部郎
中蘇晉等第其文異等擢左拾遺張說命子均垍往拜
之李邕負才自陳州入計裒其文示逖李暠鎮太原表
置幕府以起居舍人入為集賢院脩撰時海內少事帝
賜羣臣十日一燕宰相蕭嵩會百官賦天成玄澤維南

有山楊之華三月英英有蘭和風嘉木等詩八篇繼雅頌體使逖序所以然改考功員外郎取顔真卿李華蕭潁士趙驊等皆海内有名士俄遷中書舍人是時嘉之且八十猶為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父喪缺復拜舍人開元間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典詔誥為代言最而逖尤精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居職八年判刑部侍郎以病風乞解徙太子左庶子遂緜廢累年徙少

詹事上元中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諸子成最知名
成字思退推蔭仕累洛陽長安令兄宿為華州刺史因
悸病瘖成請告往視不待報輙行代宗嘉其悌不責也
稍遷倉部郎中京兆少尹為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
賤直售民故飢而不亡再朞增户五千詔書褒美徙蘇
州改桂管觀察使卒成通經術奏議据正嘗有朞喪弔
者至成不易縗而見客疑之請故答曰縗者古居喪常
服去之則廢喪也今而巾㡤失矣子公器亦至邕管經

略使公器子簡字樞中元和初登進士第辟鎮國荆南幕府累遷左司吏部二郎中繇諫議大夫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逖掌誥至代宗時宿又居職逮簡凡三世會昌初遷尚書左丞建言班位以品秩為等差今官兼臺省位置遷誤不可為法元和元年御史臺白奏常參官兼大夫中丞者視檢校官居本品同類官上其後侍郎兼大夫者皆在左右丞上當時侍郎兼大夫少唯京兆尹兼之京兆尹從三品今位乃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

卿監上太常宗正卿正三品下左丞乃正四品上戸部侍郎正四品下今戸部侍郎兼大夫當在本品同類正四品下諸曹侍郎上不宜居正四品丞郎上又右丞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位右丞之下蓋以丞有繩轄之重雖吏部品高猶居其下然則戸部侍郎雖兼大夫安得居其上哉今散官自將仕郎至開府特進每品正從有上中下名級各異則正從上下不得謂之同品京兆河南司録及諸府州録事參軍事皆

操紀律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曹略等假使
諸曹掾因功勞加臺省官安得位在司録録事參軍上
且左丞糾射八坐王省内禁令宗廟祠祭事御史不當
得彈奏之良以臺官所奏拘牽成例不揣事之輕重使
理可循雖無性比自宜行之否者號曰舊章正可改也
武宗詔兩省官詳議皆從簡請歷河中與元宣武節度
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東都留守而弟範亦為淄青節度
使世推顯家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奇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横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

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羮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韡力士素貴恥之擿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驁放不自脩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晋張旭焦遂為酒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

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禄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為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竒之子儀嘗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吴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為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為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黄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悦謝家青山欲終焉

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為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為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復其夫徭役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劒舞張旭草書為三絶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

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劒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為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

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罵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墜自是不復射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開元初擢進士調大樂丞坐累為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執政擢右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幾不生服除累遷給事中安禄山反玄宗西狩維為賊得以藥下利陽瘖禄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為給事中禄山大宴凝碧池悉

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悼痛賊平皆下獄或以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縉為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不之罪久乃召縉為左散騎常侍上元初卒年六十一疾甚縉在鳳翔作書與别又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贈祕書監維工草隷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

貴人虛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為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云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與裴廸游其中賦詩相酬為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為寺終葬其西寶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傳幾何遣

中人王承華往取縉袞集數十百篇上之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為協律郎集綴當世事著書
八十餘篇有窺其槀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黄焚
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
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
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
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壞
廡舍有司不復脩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初虔追紬

故書可誌者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為會稡虔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杮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絶遷著作郎安禄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王維竝囚宣陽里三人者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方悸死即極思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户參軍事維止下遷後數年

卒虔學長於地里山川險易方隅物産兵戍衆寡無不詳嘗為天寶軍防録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書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甚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氊云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問問何所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虔駭然即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僭位公當汙偽官願守節可以免虔又問自謂云何答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

進士第調信安尉既三年虔詣吏部則相如果死故虔念其言終不附賊

蕭頴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祖晶賢而有謀任雅相伐高麗表為記室越王貞舉兵杖策詣之陳三策王不用晶度必敗乃亡去客死廣陵頴士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學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頴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

乃平宥之天寶初穎士補祕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
張均宋遥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
奉使括遺書趙衞間淹久不報為有司劾免留客濮陽
於是尹徵王恒盧異盧士式賈邕趙匡閻士和柳并等
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召為集賢校理宰相
李林甫欲見之穎士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
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内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
其不下已調廣陵參軍事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

樹賦曰攉無庸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羮之正味以譏林甫云君子恨其褊會母喪免流播吳越嘗謂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叙事依違失襃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在魏書高貴崩曰司馬昭弒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紀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為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

陳閏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有太原王緒者僧辯裔孫譔永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頴士佐之亦著梁蕭史譜及作梁不禪陳論以發緒義例使光明云史官韋述薦頴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頴士乘傳詣京師而林甫方威福自擅頴士遂不屈愈見疾俄免官往來鄠杜間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為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安祿山寵恣頴士陰語柳并曰胡人

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即託疾游太室山已而祿山反頴士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忽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因藏家書於箕潁間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辟掌書記賊別校攻南陽洧懼欲退保江陵頴士說曰官兵守潼關財用急必待江淮轉餉乃足餉道由漢沔則襄陽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且列郡數十人百萬訓兵攘冠社稷之功也

賊方專崤陜公何遽輕土地欲取笑天下乎淯乃按甲不出亦會禄山死賊解去淯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時盛王為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顏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為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使以扞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賊圍雍丘脅泗上軍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賔客陳女樂顏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旦思歸誰

致其死哉弗納崔圓聞之即授揚州功曹參軍至官信宿去後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門人共諡曰文元先生頴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為已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奬目皆為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顔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顔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所與遊者孔至賈至源行恭張有略族弟季遐劉頴韓拯陳晉孫益韋建韋收獨華與齊名世號蕭李

嘗與華據游洛龍門讀路旁碑顗士即誦華再閲據三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顗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愛其才耳顗士數稱班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能尚古而混流俗不自振曹植陸機所不逮也又言裴子野善著書所許可當世者陳子昻富嘉謨盧藏用之文辭董南事孔述睿之博學而已子存字伯誠亮直有父風能文辭與韓會沈既濟梁肅徐岱等善浙西觀察使李棲筠表常熟主

簿顔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摭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張滂主財賦辟存留務京師裴延齡與滂不協存疾其姦去官風痺卒韓愈少為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唯一女在為經贍其家殷寅者陳郡人邵軫者汝南人陸據河南人字德隣後周上庸公騰六世孫神寓警邁善物理年三十始到京師公卿愛其文交譽之天寶十三載終司勲員外郎

柳并者字伯存大歴中辟河東府掌書記遷殿中侍御史喪明終於家初并與劉太真尹徵閤士和受業於穎士而并好黄老穎士常曰太真吾入室者也斯文不墜寄是子云徵博聞彊識士和鉤深致逺吾弗逮已并不受命而尚黄老予亦何誅并弟談字中庸穎士愛其才以女妻之士和字伯均著蘭陵先生誄蕭夫子集論因擢歴世文章而盛推穎士所長以為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皇甫冉字茂政十歲便能屬文張九齡歎異之與弟曾皆善詩天寶中踵登進士授無錫尉王縉為河南元帥表掌書記遷累右補闕卒曾字孝常歷監察御史其名與冉相上下當時比張氏景陽孟陽云

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是時濟陽郡太守李倰以郡瀕河請增領宿城中都二縣以紓民力一縣隸東平魯郡者也

於是源明議廢濟陽析三縣分隸濟南東平濮陽詔河南採訪使會濮陽太守崔季重魯郡太守李蘭濟南太守田琦及源明倞五太守議于東平不能決既而卒廢濟陽以縣皆隸東平召源明為國子司業安禄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偽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是時承大盜之餘國用乏屈宰相王璵以祈禬進禁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給養繁靡羣臣莫敢切諍昭應令梁鎮上書勸帝罷淫祀其他不暇及也源明數陳

政治得失及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因上疏極諫曰淫雨積時道路方梗甚不可一也自春大旱秋苗耗半斂穫未畢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甚不可二也每立殿廊見旌旗之下餓夫執殳仆于行間日見二三市井餒餧求食死于路旁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姦夫盜兒連墻接棟磨礪以須陛下之出御史大夫必不能澄清禁止甚不可四也聖皇巡蜀之初都内財貨吏民資產糜散于道路之手至有乘馬

駐驆入宣政紫宸者況陛下初有四海威制不及曩時遠矣今兹東行殆賊臣誘掖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霤謂危亡在於須臾臣不勝嗚咽為陛下痛之願速罷幸不然窮𣈆樂禍已扼腕於下甚不可五也方今河洛驛騷江湖叛渙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彼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速戍之邪甚不可六也大河南北舉為寇盜三公以下廩稍匱絶將士糧賜僅支日月而中官宂食不減往年梨園雜伎愈盛今日

陛下未得穆然高枕殆繇此也自非中庸措使太常正樂外頗一切放歸給長牒勿事須五六年後隨事蠲省令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李光弼拔河陽王思禮下晉原衛伯玉拂焉者過析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玄志壓巫閭臨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踰闕口過二室鄧景山淩淮泗慨然而西狂賊失勢戚于緱山之下北不敢逾孟津東不敢過罌子計日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親征徇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王者之於天

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記曰不祈方士彼淫巫愚祝妄有闗說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之謂不幸臣等屢怫視聽聨伏赤墀之下頓顙流涕而出雖陛下優容貸罪凡百之臣必昌言于朝萬口謗于外甚不可十也臣聞子不諍於父不孝也臣不諍於君不忠也不孝不忠為茍榮冒禄圈牢之物不若也臣雖至賤不能委身圈牢之中將使樵夫指而笑之帝嘉其切直遂罷東幸後以祕書少監卒源明雅善杜

甫鄭虔其最稱者元結梁肅肅字敬之一字寬中隋刑部尚書毗五世孫世居陸渾建中初中文辭清麗科擢太子校書郎蕭復薦其材授右拾遺脩史以母羸老不赴杜佑辟淮南掌書記召為監察御史轉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卒年四十一贈禮部郎中

唐書卷二百二

唐書卷二百二考證

李適傳子季卿亦能文○舊書作李適之之子

宋之問傳汾州人○舊書作虢州弘農人

李邕傳父善爲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沈炳震曰

舊書所注文擇六十卷大行於時

孫逖傳博州武水人○舊書作潞州陟縣人

唐書卷二百二考證